

## 尸棄佛崇拜與中國、尼泊爾、印度宗教

周曉微\*

**摘要** 尸棄佛形象在漢傳、藏傳所譯佛經中是七佛之一，其藝術形象也出現於遲至元代的佛像雕塑中，但是自此以後，就少見於漢傳佛教崇拜當中。通過搜索大藏經等相關經典，尋找尸棄佛崇拜的資料，可知尸棄佛形象應最先出自於印度教傳統，應該是在大乘佛教形成期間成為佛教的七佛之一，並整體作為七佛之一形象輸入到漢傳及藏傳佛教中。而後隨着佛教的中國化，而漸漸消失於大眾佛教的崇拜當中。但卻仍然存在於藏傳佛教及尼泊爾佛教崇拜中。

**關鍵詞** 尸棄佛；印度教；密宗佛教；中國佛教；尼泊爾佛教

尸棄佛（梵文 Sikhin）在今日，乃至清以來中國大陸的佛教崇拜中已不可見。通過搜索相關佛經，可知作為七佛之一，尸棄佛崇拜本應在大乘佛教中佔據着重要的位置。目前關於尸棄佛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將其作為七佛之一整體性地見於歷史、考古、佛教藝術研究中，如對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碑記的考證，對奉國寺“過去七佛”造像的考證，對晉東南七佛殿的考證等。這些考證表明包括尸棄佛在內的七佛崇拜曾經盛行於佛教當中。如霍旭初指出：“在龜茲石窟壁畫中諸多佛陀造像裡有相當數量是‘過去佛’……‘過去佛’是龜茲石窟壁畫中十分重要的題材內容。”<sup>1</sup> 首都師範大學于博的碩士論文《遼代七佛造像研究》認為：“七佛信仰源於印度，早在印度原始佛教的基本經典——各類《阿含經》中已有七佛傳承的內容……七佛又稱‘過去七佛’，在佛教發展的進程中，他們是釋迦、彌勒信仰共同崇拜的物件。”<sup>2</sup> 有很少的英文研究涉及到與尸棄佛相關的婆羅門教戰神研究，可以得知尸棄佛與孔雀明王之間的關係。有人認為，《孔雀明王經》“這個核心文本最初是由佛教兩個本生故事，即比丘被咬故事和孔雀王故事結合而成。”<sup>3</sup> 可能在此之前，相關的婆羅門教對孔雀王信仰的

資訊已經融合於佛教信仰中。對孔雀明王的研究，目前大陸中文學術界主要也是集中於對佛教造像或者文物方面的研究。尤其尸棄佛形象在印度的根源、是如何傳入中國、中國化的過程、信仰如何漸漸消失等對尸棄佛崇拜的進一步研究目前是缺乏的。

### 一、尸棄佛形象的出現及在中國崇拜始末

一般認為，尸棄佛形象是在原始佛教後出現的。在原始佛教中，沒有具體的佛的形象，在表示佛陀時，也僅用菩提樹葉、腳印等這些非直接的形象來表示。但是婆羅門教本身存在着眾多神祇，包括希臘文化也擅長用雕像來表達形象，在與佛教文化的匯合中，漸漸影響到佛教佛像的表達方式。

《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碑記考》認為：“七佛的概念與崇拜，是佛教經過原始時期的發展，進入小乘佛教時期出現的。”<sup>4</sup> 即原始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過程中，在第一個轉變過程中出現。但目前來講，尸棄佛已經在產生於原始佛教時期的《長阿含經》中出現了。據稱，“在第一次結集中，由阿難誦出的經藏，就是《阿含經》。”<sup>5</sup> 而這第一次結集，是在釋迦牟尼去世後不久，是佛教尚未分化的

\*周曉微：哲學博士，武警警官學院副教授。

時期。直到第三次結集之前不久，“在當時，十八部派的分裂業已形成，但互相間還沒有大的爭論。”<sup>6</sup>也就是說，其實應誕生於原始佛教時期的《長阿含經》包括在《阿含經》中，而《阿含經》已經不再完全屬於原始佛教時期的經典。該經由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成漢文，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漢傳佛教中就有尸棄佛的概念了。佛陀耶舍是西域罽賓人，竺佛念是涼州人，其所翻譯的《長阿含經》就來自於印度。

七佛崇拜遲至元朝，對漢傳佛教應該是有影響的，所以才會遺留下來各種塔碑等刻有尸棄佛等的形象，在歷朝翻譯的佛經當中也可以見到尸棄佛的身影。首先，唐及唐以前應該是尸棄佛崇拜比較明顯的時期。這個時期多見尸棄佛的造像，如據稱，“七佛信仰在南北朝特別是北朝時期最為盛行……”<sup>7</sup>“七佛造像在我國中早期石窟中較多見，如敦煌石窟，雲岡石窟等等，其中雲岡石窟七佛頻頻出現。”<sup>8</sup>在吐魯番地區的石窟造像中也有七佛形象的殘存。佛陀跋陀羅所譯佛經中提到尸棄佛，有邪見者：“尸棄佛出亦得值遇。但聞佛名不覩佛形。”<sup>9</sup>該經並詳述觀想尸棄佛之形象：“尸棄世尊身長四十二由旬。身紫金色。圓光四十五由旬。通身光明一百由旬。其光網中無數化佛。及諸菩薩聲聞大眾。諸天眷屬以為圍繞。隨從佛後右旋宛轉。是時行者見尸棄佛。復更增益無量百千陀羅尼門。復更增廣得見百千無數化佛。”<sup>10</sup>隋智顛在其疏中提到：“尸棄者此翻為頂髻。又外國喚火為樹提尸棄。此王本修火光定。破欲界惑。從德立名。”<sup>11</sup>此述可見尸棄佛是與火崇拜相關聯的，這和當時流行於西域的拜火教有着緊密的聯繫。在唐代的《法苑珠林》中提到尸棄佛與太子的故事，該故事講述太子出家後嫉妒尸棄佛而後生地獄道、餓鬼道：“佛言。華面。當為汝說。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彼世中有王。名曰培多富沙……彼王第一太子名裴多娑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出家。王報任意……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sup>12</sup>

其次，直到元代，七佛崇拜在佛教徒當中仍然是興盛的。宋代，包括來自那蘭陀寺的僧人法天曾來中國翻譯過《七佛贊唄伽他》，他“於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年）齋梵夾來汴京，與河中府梵學沙門法進等共譯……《七佛贊唄伽他》各三卷，受賜紫方袍。”<sup>13</sup>大藏經記錄法天所翻譯的《佛說七佛經》，其中佛在舍衛國詳細介紹了七佛的名字、出現的時間、種姓、族別等，因而可以得知尸棄佛於三十一劫出現，憍陳族，出現於世間時人壽七萬歲，包括其父母、弟子、侍者之名，都有所述。他三次說法，共有八十億零十七萬比丘得阿羅漢果<sup>14</sup>。宋《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述贊》亦提到尸棄佛曾於過去劫中出現：“如尸棄佛。毗舍浮佛。即在三十一劫中出世。已後無佛。乃至第九十一劫。”<sup>15</sup>元代，《佛祖歷代通載》卷首“七佛偈”中提到了尸棄佛：“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sup>16</sup>在卷首位置記錄“七佛偈”，展現出當時佛教徒對七佛的崇拜。

綜上，尸棄佛作為七佛之一，在漢代時便已傳入中國。不過元以後，尸棄佛崇拜在漢傳佛教中已比較少見，原因應包括受中國禪宗、淨土宗興盛，密宗在漢地大眾中衰落的影響，而直接原因包括絲綢之路的被封閉，密宗化的中亞佛教對中原佛教的影響受到急劇破壞等等。

## 二、尸棄佛崇拜與密宗

尸棄佛並非娑婆世界之佛，在漢文密宗經典中多處進一步提及相關資訊。

如尸棄佛於白蓮華芬陀利下證悟，“尸棄佛世尊依止奔陀利”<sup>17</sup>。當然，密宗經典更多將尸棄佛視為修行與尋求庇護的物件，尸棄佛在

## 神話與宗教

密宗經典中是神通廣大的七佛之一，其特徵是“神力”。如“復次阿難陀尸棄如來正遍知者。亦隨喜宣說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真言曰。”<sup>18</sup>又如“尸棄如來神通力除毒。”<sup>19</sup>爾時尸棄如來說是咒已。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是陀羅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所說。我今亦說。為欲憐愍一切眾生。除一切病卻一切鬼。及諸惡夢枉橫死等。”<sup>20</sup>在失譯的《佛說大七寶陀羅尼》中明確指出尸棄佛的功力是“神力”，而和其他六佛的功力相區別開來：“以毘婆尸佛威德。尸棄神力。比尸婆智慧。拘婁孫佛力。迦那牟尼戒。迦葉功德。釋迦牟尼精進。令一切眾生悉除怖畏令得安吉。”<sup>21</sup>在不空的傳記中，提到不空正是用孔雀明王（尸棄佛的另一形象，詳見下文）經壇法求雨成功獲得皇帝的欣賞，“大師奏大孔雀明王經壇法。未盡三日。膏澤彌洽。皇帝大悅。自持寶箱。賜大師紫袈裟。帝為披擐。並賜絹二百疋。”<sup>22</sup>唐末以來，一方面密宗修行方法漸不為廣大百姓所知，另一方面禪宗、淨土宗這些較為簡潔、不注重諸多佛菩薩崇拜的佛教修行方法漸成主流，應該是導致尸棄佛不見於漢傳佛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Jardan編輯的詞典中，將“Sikhin”直接解釋為“醫神。藏傳佛教。”<sup>23</sup>其標誌是“拉長的耳垂。顏色是帶黃色的紅色。”<sup>24</sup>顯示出尸棄佛和藏傳佛教的緊密聯繫。也就是說，漢譯阿含經已經有許多大乘佛教化時期的特徵，即將許多具有密宗特徵的菩薩納入佛教體系。

《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碑記考》認為：“小乘佛教時期產生的七佛概念在漢傳佛教中較少系統提及，但藏傳佛教對過去七佛有較深的認知……”<sup>25</sup>這種說法恐缺乏足夠的依據，至少根據前文的歷史梳理，可以說明元以後七佛崇拜才在漢傳佛教中漸漸淡去，雖然在藏傳佛教中沒有這樣一個衰退期。如此，以至西藏僧人在清乾隆時期進貢七佛唐卡時，漢傳佛教僧人無法解釋七佛各自為誰。乾隆自己記道：“近日，西藏六世禪喇嘛進貢藏式七佛唐卡卷軸畫……又諮詢了章嘉國師，從藏漢佛經中的《長阿含經》《賢劫經》《降生次第經》

《律原廣解》等基本佛典中一個一個都考證出了來源……”<sup>26</sup>其中《長阿含經》可算是最早提及尸棄佛的漢文佛經：“佛告諸比丘：‘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毘婆尸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比丘！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尸棄如來。至真，出現於世。’”<sup>27</sup>在藏傳佛教中，尸棄佛“幻化王族，發結頂髻，人壽七萬歲時，生於迦那亞城，於白蓮樹下成等正覺。”<sup>28</sup>他和釋迦牟尼佛等形成七佛，位於東北的位置，“尸棄佛居東北，結施願定心印。”<sup>29</sup>

綜上，尸棄佛崇拜雖然在漢傳佛教中有一個衰退階段，但是在藏傳佛教中沒有，這就展現出尸棄佛崇拜與密宗的密切關係，以及西藏地區佛教並沒有因為絲綢之路的被斷絕而失去與中亞佛教之間的密切聯繫。

### 三、尸棄佛崇拜與尼泊爾佛教

尼泊爾佛教主要與藏傳佛教同根同源，在其主流佛教信仰中保留了尸棄佛崇拜。

如在尼泊爾佛教經典《瓦揚布往世書》中“《瓦揚布往世書》，一本流行的尼瓦爾族本土佛教文本，講述了佛教神話。它提到六個人類覺悟者（Human Buddhas）——尸棄佛（Jambudveep）、毗舍浮佛（Anupmanagar）、拘留孫佛（Khemavati Nagar）、拘那含佛（Sobhavati）、迦葉佛（Kasi）和釋迦牟尼（迦毗羅衛），據說他們在不同時間來訪過尼泊爾。”<sup>30</sup>這和前述“七佛”崇拜類似，只是少了毗婆尸佛。所謂“人類覺悟者”應該指他們都是在人世間覺悟、成佛。

尼泊爾佛教既受到南傳佛教的影響，也受到印度密宗的影響。“歷史事實表明，在十至十三世紀，佛教在印度和周邊地區諸如阿富汗衰落之後，大量印度僧人來到尼泊爾。這些僧人在尼泊爾和西藏地區傳授密宗。”<sup>31</sup>不管是在南傳的阿含經典中，還是密宗經典中，尸棄佛作為七佛中的一位，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尸棄佛的來源有多種說法。

有人認為，尸棄佛是一位代表罪惡 / 梵身的梵天之神 (Brahma-kayika god)<sup>32</sup>。Kayika 是一個梵文詞語，是一種罪，這個詞語在整個密宗中都在使用，密宗是一種結合儀式冥想與瑜伽的古老印度修行方法<sup>33</sup>。值得指出的是，M. N. Tiwari 和 Kamal Giri 在他們的文章中說：“Bhuvanadeva (西元 1250 年) 的 Aparajaprccha 設想為六面十二臂戰神，有三眼，sivya (孔雀?) 是他的座騎。”<sup>34</sup> 也就是說在梵文中，戰神的座騎用 sivya 表示，莫尼爾·維廉斯給出的解釋是“獵物之獸”，“達伊提耶 (印度神話中專門破壞祭儀的妖魔) 之名”，“因陀羅之子”，這些梵文詞典中所枚舉的<sup>35</sup>。而這個詞語和“罪”有關聯 (尤其是英文 “sin”)，所以可能會導致這個含義的延伸，但不一定是正確的延伸方向。Ashvini Agrawal 指出：“Sivya 可以來自於詞語 sivi 或者 sibi，但是不表示孔雀或者任何其他座騎或者 Karttikeya 神的座騎。”<sup>36</sup> 婆羅門教經典《摩訶婆羅多》中也多次提到 sibi 或者 sivi。但是其所指和座騎無關。因此 Ashvini Agrawal 認為：“我們不能認為像 Sivya 這樣的詞來源於 Sivi……Bhuvanadeva 的 Aparajaprccha 中的 sivyarudham 明顯是一個文本錯誤。在我們看來正確的拼寫是 sikhyarudham。Sikhin 在梵文中的意思是孔雀。”<sup>37</sup>

在丁福保《佛學大詞典》中，第三大梵天名為“尸棄 Sikhin”：“但常稱為梵天者，指大梵天王，名曰尸棄 Sikhin，深信正法，每逢佛出世，必最初來請轉法輪，又常住佛之右邊，手持白拂 (大梵天)。”<sup>38</sup> 梵天在《長阿含經》中即已出現，正是梵天的祈請，佛陀才同意在世間轉動法輪。並且，《楞嚴經》指出，大梵天不是正修，但已至初禪：“身心妙圓威儀不缺，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眾為大梵王，如是一類名大梵天。阿難！此三勝流，一切苦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為初禪。”<sup>39</sup>

在 Jardan 的詞典中，還在“Sikhin”一條末特別注明：“這個詞語也表示火。”<sup>40</sup> 這和中國隋代的記載是一致的。

Ashvini Agrawal 指出 Sikhin 是婆羅門教戰神 Karttikeya 的座騎。戰神 Karttikeya 的座騎是孔雀 (mayura)，即 Sikhin<sup>41</sup>。戰神在婆羅門教經典中以不同形式出現，包括孔雀明王 (Subramanya)、韋陀 (Skanda)、鳩摩羅 (Kumara) 等<sup>42</sup>。在這些形象中，戰神的座騎應該都是孔雀。這一形象在婆羅門教中應該是相當普遍的，因為在一些印度古國的錢幣上都印有這樣的形象，“在一些游得希亞錢幣，還有鳩摩羅笈多一世之笈多王朝的錢幣上，都有孔雀作為此神的座騎。”<sup>43</sup> 通過前述 Ashvini Agrawal 對相關文獻中抄寫錯誤的指明，可以令人信服地承認 Ashvini Agrawal 對 Sikhin 一詞的解讀才是正確的。

由以上資料，可以看出，也可以合理地設想：一方面正是因為要影響廣大的婆羅門，佛教將婆羅門教中的至高神梵天、各種形式的戰神納入了自己的體系內。其中包括佛教徒耳熟能詳的韋陀、孔雀明王等。孔雀明王是密宗佛教裡重要的神祇，在唐代密宗裡經常提及。比如唐法全集《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唐義操集《胎藏金剛教法名號》等都提到供養孔雀明王菩薩。唐不空還翻譯了《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這部經主要是用來“驅邪扶正”，經首言：“諸惡毒害一切不祥。一切惡病一切鬼神。一切使者一切怨敵。一切恐怖一切諸毒及諸呪術一切厭禱。伺斷他命起毒害心行不饒益者。皆來聽我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舍除暴惡咸起慈心。於佛法僧生清淨信。”<sup>44</sup> 經中亦記，此經是釋迦牟尼時，有一位新出家的比丘被黑蛇所咬中毒，釋迦牟尼便告知他們可以念誦孔雀明王陀羅尼：“爾時佛告阿難陀我有摩訶摩瑜利佛母明王大陀羅尼。有大威力。能滅一切諸毒怖畏災惱。攝受覆育一切有情。獲得安樂。汝持我此佛母明王陀羅尼。為莎底苾芻而作救護。為結地界結方隅界。令得安隱所有苦惱皆得消除。”<sup>45</sup> 經中佛陀還告訴阿難陀孔雀明王所居方位：“佛告阿難陀。往昔之時雪山南面。有金曜孔雀王於彼而住。”<sup>46</sup> 佛陀還對阿難陀說，彼時的孔雀明王其實就是自己：“佛告阿難陀。往昔金曜孔雀王者。豈異

## 神話與宗教

人乎即我身是。”<sup>47</sup>在不空譯的儀軌中提到孔雀明王的座騎正是孔雀：“於蓮華胎上畫佛母大孔雀明王菩薩。頭向東方白色。着白繒輕衣。頭冠瓔珞耳璫臂釧種種莊嚴。乘金色孔雀王。結跏趺坐白蓮華上。”<sup>48</sup>

另一方面，佛教又將本屬於異教的梵天神、戰神等置於稍次於頂級覺悟者之後的位置，成為保護佛教的神祇，或者是地位平等的過去佛或者未來佛。包括尸棄佛在內的七佛體系便是如此。

### 結語

尸棄佛作為七佛之一，本是大乘佛教中常見的神祇。在中國中原佛教深受中亞佛教影響的時候，也是尸棄佛崇拜在中國最興盛的時候。但是隨着絲綢之路的被破壞，大量中亞小國捲入戰爭、被征服、改宗成為伊斯蘭教國家等等，以及印度本土的去佛教化，尸棄佛崇拜不僅在這些地方受到嚴重毀棄，在中原佛教中的影響也日益減少。加上同期中國禪宗、淨土宗的發展，多神信仰在中原佛教中的影響僅限於上層貴族才能接觸到的密宗當中。而藏傳佛教沒有受到絲綢之路被斷絕的影響，仍然保留着尸棄佛形象。與藏傳佛教及印度密宗有着密切聯繫的尼泊爾佛教中同樣也存在着尸棄佛形象。尸棄佛形象應是來源於印度教中戰神的形象，其同唐密中孔雀明王的崇拜，乃至漢傳佛教中韋陀崇拜有着密切的關聯。但是因為時間的久遠，其源頭在今天變得模糊不清起來。

附：本文為201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立項課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佛教與其他文明間的對話”（18XZJ002）階段性成果

### 註釋：

1. 霍旭初：《龜茲石窟“過去佛”研究》，《敦煌研究》2012年05期，第22頁。
2. 于博：《遼代七佛造像研究》，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第4頁。
3. 任曜新、楊富學：《〈孔雀明王經〉文本的形成與密教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05期，第107頁。
4. 周莎、樓朋林：《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碑記考》，《中國藏學》2011年第3期，第81頁。
5. 梁曉虹釋譯：《中阿含經》，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第4頁。
6. [日]多羅那它著，張建木譯：《印度佛教史》，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2頁。
7. 張啟梅：《晉東南的七佛殿與七佛信仰》，《文物世界》2016年第1期，第52頁。
8. 周莎、樓朋林：《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碑記考》，《中國藏學》2011年第3期，第86頁。
9.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T15，No.0643，0659b07。
10.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T15，No.0643，0693b10。
11. [隋]智顛說：《妙法蓮花經文句》，T34，No.1718，0023a23。
12. [唐]道世撰：《法苑珠林》，T53，No.2122，0637a15。
13. 谷贊：《奉國寺“過去七佛”造像與護國思想》，《山東藝術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第45頁。
14. [宋]法天譯：《佛說七佛經》，T01，No.0002，0151c14。
15. [宋]釋宋居士沮渠京聲譯本：《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述贊》，X21，No.0388，0824a15。
16. [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T49，No.2036，0483b14。
17. [唐]不空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T19，No.0982，0420a10。
18. [唐]不空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T19，No.0982，0433b28。
19. [宋]施護譯：《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T19，No.0999，0588c02。



20. [隋] 闍那崛多譯：《如來方便善巧咒經》，T21，No.1334，0565b23。
21. [失譯]《陀羅尼雜集》：T21，No.1336，0618c19。
22. [唐] 趙遷撰：《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T50，No.2056，0292b08。
23. Michael Jordan, *Dictionary of Gods and Goddesses*, New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4, pp285.
24. Michael Jordan, *Dictionary of Gods and Goddesses*, New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4, pp285.
25. 周莎、樓朋林：《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碑記考》，《中國藏學》2011年第3期，第81頁。
26. 據周莎、樓朋林：《北京北海西天梵境七佛塔碑記考》，《中國藏學》2011年第3期，第85頁之白話文翻譯。
27. [後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T01，No0001，0001c19。
28. 久美卻吉多傑：《藏傳佛教神明大全》，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4頁。
29. 久美卻吉多傑：《藏傳佛教神明大全》，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頁。
30. Prem Kumari Pant, *A Journalist's Views of Buddhism and Cultural Linkage*, Prem Kumari Pant ed. *Buddhi The Icon of Cultural Linkage with China*, Nepal China Society, 2010, pp25.
31. Prem Kumari Pant, *A Journalist's Views of Buddhism and Cultural Linkage*, Prem Kumari Pant ed. *Buddhi The Icon of Cultural Linkage with China*, Nepal China Society, 2010, pp49.
32. Edward Thompson, Edward T. & T. Garratt, *History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pp. 21.
33. *Wisdom Library: Hinduism - Shaivism*, 09. Feb. 2017.
34. Ashvini Agrawal, *Sikhin-The Mount of Lord Karttikeya*,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 77, No.1/4(1996), pp. 291.
35. Ashvini Agrawal, *Sikhin-The Mount of Lord Karttikeya*,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 77, No. 1/4(1996), pp291-292.
36. Ashvini Agrawal, *Sikhin-The Mount of Lord Karttikeya*,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 77, No. 1/4(1996), pp. 291.
37. Ashvini Agrawal, *Sikhin-The Mount of Lord Karttikeya*,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 77, No. 1/4(1996), pp. 292.
38. 丁福保編：《佛學大詞典》，“梵天”詞條。
39. [唐] 般刺密帝譯：《楞嚴經》，T19，No.0945,0146a12.
40. Michael Jordan, *Dictionary of Gods and Goddesses*, New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4, pp285.
41. Ashvini Agrawal, *Sikhin-The Mount of Lord Karttikeya*,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77, No.1/4(1996), pp.291.
42. Ashvini Agrawal, *Sikhin-The Mount of Lord Karttikeya*,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 77, No. 1/4(1996), pp. 291.
43. Ashvini Agrawal, *Sikhin-The Mount of Lord Karttikeya*,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 77, No. 1/4(1996), pp. 291.
44. [唐] 不空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T19，No.0982，卷1，0415b24。
45. [唐] 不空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T19，No.0982，卷1，0416b01。
46. [唐] 不空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T19，No.0982，卷1，0418a06。
47. [唐] 不空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T19，No.0982，卷1，0419a03。
48. [唐] 不空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T19，No.0983A，0439c17。